

许春樵
许辉
常河

赵焰
于继勇
徐迅

莫幼群
祁海群
魏振强

江少宾
季宇

谢思球
张健初

书同
白梦

黄复彩
胡竹峰

许若齐
汪军

项丽敏
徐克明

江泓
李学军

潘小平
张扬

主编

张扬

葛怡然

大家写安徽

DAJIA XIE ANHUI

第一辑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主编

张扬

葛怡然

大家写安徽

第一辑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许春樵 赵焰 莫幼群 江少宾 谢思球 书同 黄复彩 许若齐 项丽敏 江泓 潘小平
许辉 于继勇 祁海群 季宇 张健初 白梦 胡竹峰 汪军 徐克明 李学军 张扬
常河 徐迅 魏振强

DAJIA XIE ANHU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家写安徽(第一辑)/张杨,葛怡然主编.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650-0506-0

I. ①大… II. ①张…②葛…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8046 号

大家写安徽(第一辑)

张 扬 葛怡然 主编 责任编辑 疏利民 特约校对 光 华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电 话	总 编 室: 0551—62903038	印 张	22. 25
	市场营销部: 0551—62903198	字 数	231 千字
网 址	www. hfutpress. com. cn	印 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E-mail	hfutpress@163. com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0506-0

定价: 3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前言

秋天里，饮一杯果酒

吴 龙

秋风带动了湖面，湖面映出白云朵朵的蓝色天空。天宇澄净高远，缘于秋后飘然而至的一场雨。再过些时日，皖南有满山的红叶，层林尽染，河水深流，烂漫的诗意秋色不输于春天；皖北则有遍地的高粱，大豆鼓胀，毫菊盛开，极目之下，隐约苍茫之气。居中江淮的合肥，秋如春日，节奏短促急切，妙在城中花香若有若无地飘溢，尤其桂花香满城，仿佛为急管繁弦之城蒙上了一层轻纱。

春华秋实，浮云朝露，各有各的天机趣味。这是时令之魅，地理之魅。皖之风流，南有长江，北有淮河，烟波浩渺的巢湖荡漾其间。黄山九华，以奇绝形胜倾倒众生，人文佳话更是说不尽。山水之间，似乎潜藏着无穷无尽的玄妙。当文字与山水一碰撞，即生出龙吟虎啸之声。天光抑制不住地倾泻而出，文字得以舒畅地伸展拳脚，并增添前所未有的张力与深邃之感，山水也因此笼上云光日影，有了影影绰绰的魅力。

喜欢文字或长期与文字打交道的人们，或许更能理解文字对于个体，对于生活、生命的意义。古往今来，文章之道，难在“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亦难在使“鬼夜哭”。当下多数写作者孜孜践行的，在于盘整“小宇宙”，以及启迪心灵，延续中国式的气脉。正如许绰云所指出，（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学者主要关怀自己的内心，而对心以外的世界却不十分关心。但《大家写安徽》这部书，展现了写作者的努力：不仅以文字逼近山水之间的精灵，进而参透山水奥妙，呈现徽风皖韵，而且在解读山水之际，将目光频频投向历史、文化、哲学诸领域，以求得广阔视野上的探索、思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文地理宛如巨大的母胎，孕育出涂满地方釉彩的个体。地域文化的特色与魅力，大概于此。

一切均有缘起。名列全国都市报30强的安徽商报，多年来竭诚团结省内外重点作家，并着力培养自己的写作团队，曾组织多个文学笔会、文化创意活动，为宣传安徽，积累文化能量不遗余力。两年前的秋季，正逢盛会，为促进美好安徽、文化强省建设，安徽商报发起并主办名为“大家写安徽”的大型文化地理笔会，邀请省内外20多名作家与有实力的青年写手，以文化的情怀、个性化的视角，丈量安徽地理，发现人文之光。从2012年11月初到2013年7月份，安徽商报旗下新锐文化周刊《橙周刊》，先后刊登作家们精心创作的25篇作品。为了将这批写作成果集中起来并进行展示，扩大安徽文化宣传，笔会结束后即商议如何结集出版，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疏利民先生闻讯，力促此事并费心安排。依循当时作品发表的先

后顺序，编者一一梳理，力求精益求精。

从缘起到瓜熟蒂落，两年的时光沉淀在纸上。这个秋天，拿到《大家写安徽》的清样，沉甸甸的感觉油然而生。当一帮朋友相聚在一起，主人端上一坛果酒，各样的果子漂浮其间，人人都兴奋起来，各舀了一大勺盛放在高脚杯里。秋之味，慢慢绽放在味蕾之上。

四季轮换之中，春主打绿，冬以素颜见人，唯秋，如高超的作曲家，将喜庆与忧伤的调子合成明晃晃的金黄色。金秋之际，大地上的谷物惹火一般，天空是深蓝色的海，飞鸟衔枝掠过，弯腰劳作的人间或直起身，拭一拭渗出的汗珠。这样的景象，颇有《诗经》里的古风。

长久以来，古典意象或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占据着文人们的心灵。这也是中国人素朴的宇宙观的一种体现。中国人的宇宙观，向来是整体性的宇宙观，最典型的说法就是“天人合一”。在茫茫宇宙中要安放人心，见到人的力量，又以为人的力量可以影响宇宙的整体运行。至于天文地理，也都是相互感应，浑然一体的。

不可否认，纵然沧海桑田，对于季节的轮换，人类仍藉由周遭植物生态变化加以分辨、体味。在日日维新的这个古城，秋天可以去环城河畔看树，凭吊姜夔客居的赤阑桥，也可徜徉于滨湖大道，观巢湖夕照，听渔歌唱晚。抬眼看天，俯首读书，个中三昧，尽在其中。

2014年9月于合肥

目录

前言 秋天里，饮一杯果酒	吴 龙 /001
和悦洲往事	许春樵 /002
水火交融安庆人	赵 焰 /018
一座大湖和它倡导的生活方式	莫幼群 /030
伏 岭 记	江少宾 /040
血性周潭	谢思球 /050
徽杭古道上	书 同 /066
青山之阳，九华后山	黄复彩 /082
好大一个村	许若齐 /094
湖山好处便为家	项丽敏 /112
张老圩走出“四姊妹”	江 泓 /124
大皖北·大平原	潘小平 /136
白居易·冬小麦·符离集	许 辉 /148
沉睡的运河，遗忘的小镇	于继勇 /158

梅村纪事	祁海群 /170
焚烟亭纪事	季 宇 /184
那远处，龙山风水	张健初 /198
诸山此处是龙眼	白 梦 /210
岳西册页：山水寺亭	胡竹峰 /228
在任家坡看长江	汪 军 /244
黄宾虹：笑在最后的艺术大家	老 克 /254
皖西古意	李学军 /270
山灵应秘惜 不许俗人看	张 扬 /284
行走涡河	常 河 /300
一座山，一条河	徐 迅 /314
石台之魅	魏振强 /328
后 记 夜 读	张 扬 /346

主编

张扬

葛怡然

大家写安徽

第一辑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许春樵
许辉
常河

赵焰
于继勇
徐迅

莫幼群
祁海群
魏振强

江少宾
季宇

谢思球
张健初

书同
白梦

黄复彩
胡竹峰

许若齐
汪军

项丽敏
徐克明

江泓
李学军

潘小平
张扬

DAJIA XIE ANH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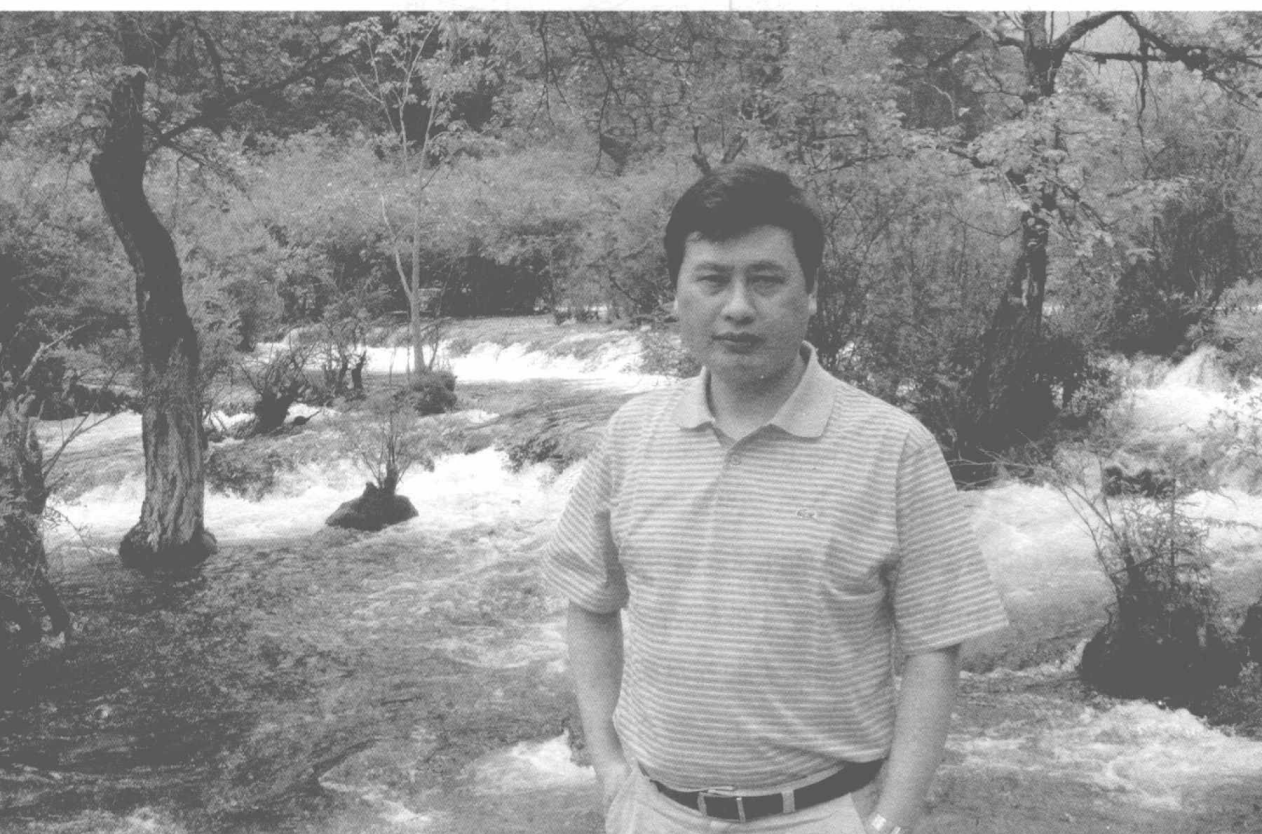


和悦洲往事

许春樵

作者简介

许春樵，著名作家，安徽天长人，安徽文学院专业作家、副院长，安徽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放下武器》《男人立正》《酒楼》《屋顶上空的爱情》，中短篇小说集《谜语》（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一网无鱼》《城里的月光》，散文集《重归书斋》等。长篇小说《放下武器》入围“2003年长篇小说专家排行榜”、“《当代》长篇小说排行榜”等，长篇小说《放下武器》《男人立正》《酒楼》分别由山西太原电视艺术中心和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中央电视台改编成长篇电视连续剧。中篇小说《找人》《不许抢劫》被改编成电影。中短篇小说曾获“安徽文学奖”（政府奖）、公安部金盾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当代》小说拉力赛冠军等。



先有大通镇，后有铜陵市。大通和芜湖、安庆、蚌埠是清朝的安徽“四大商埠”，是明清时的盐务重镇，设有“盐务招商局”，每年大通上缴盐务税银一亿二千万两，大通和悦洲曾有三街十三巷，十万人聚居，歌馆、妓院、酒楼、戏院、教堂应有尽有，还有《大通日报》《鹊江日报》《新大通报》三家报馆，号称“小上海”。我曾多次去大通和悦洲采访并查阅了数十万字文史资料后，力图还原和复活当年大通和悦洲的繁华胜景。当年的那些码头、商铺、歌馆、酒楼、妓院、钱庄、轮船公司、行政机构，已不复存在。行走其间，残存的老建筑，流传的众多历史掌故，以及记载的人文史实，让人感喟不已。

（一）

秋天的清晨，湿漉漉的江风卷着一层层薄雾漫过江面，漫过浮在江中的和悦洲，漫过洲上寂静而空虚的街巷。

和悦洲还没有醒来，车夫们却早醒了，他们拉着胶皮轮黄包车挤在招商局趸船码头上，等待着从汉口开往上海第一班轮船停靠和悦洲。车夫们看不清雾霭下奔腾的江水，却听到了江水流动的声音，然而他们更想听到轮船的汽笛声，那撕心裂肺的汽笛声中响动着的是哗哗作响的银圆。日清轮船公司“天井川丸”号，还有大英怡和洋行的“明生”号大轮，四层楼高，能装上千人，停靠和悦洲至少得下客一两百，要是能拉个客人到大关口裕通和盐仓或是利和钱庄、振通电灯公司，一出手就能给一块现大洋，都是有钱的主。

和悦洲大钟楼 叶子 摄



泊在江边的趸船在江水中微微晃动，车夫们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有雾的空气，竖起耳朵谛听着远在天边的轮船汽笛声。东边江面的天际线上已流露出最初一抹曙色，趸船公司当差的手中拎着一盏已经熄灭的马灯，对着车夫们喊着：“‘太沽码头’的船马上就到了，芜湖开过来的！”

然而，拥挤在趸船码头上的车夫们无动于衷。

“利济”、“源丰”轮船公司对开安庆、芜湖，航线上是“升龙”、“新升”等小轮船，只能装七八十号人，一路走，一路停，有钱人都不坐，下船的客人也没几个出手阔绰的，大多数人都不要车，他们扛着藤条箱子，拎着大小包裹，径自上和悦洲。

长龙山天主堂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一轮红日在江面上腾空而起，秋天的晨雾在阳光下就一点点地碎灭了，于是，江面变得辽阔，长江在视线的尽头留下极其遥远的想象。

汉口开来的早班船已经下完了客人，趸船码头上顿时安静，而和悦洲上的三街十三巷却热闹了起来。

在天主堂悠扬的钟声里，三街十三巷徽派建筑的店铺



和悦洲的老街

纷纷卸开一块块门板，店里的小伙计用鸡毛掸子掸着木质柜台和柜台里的香烟、洋火、桂花糖之类的百货，门前送煤、送炭、送水的挑夫总是在这个时候准时过来，当早晨第一缕阳光照亮巷口转角处马头墙上时，街边的铺子像是约好了似的，所有的炉子步调一致地在石板街上向外挪上二尺，打烧饼、炸油条、煎包子、下馄饨的炉子全都捅开了炉火，风箱呼呼地蛊惑着炉内的火焰，油锅和街市一起沸腾，没多久，街巷里就灌满了烧饼油条的香气。在头道街当差的那些生活讲究的下江人，早点喜欢吃味道鲜美的“耿记”虾籽面，而三道街的当地手艺人 and 湖湘船民则是喜欢在街边的小铺子里就着烧饼油条喝一碗稀饭，然后就匆匆忙忙活去了。

鹊江边的大关口码头声名显赫了200多年，200多年里皖赣鄂湘川老百姓吃的盐都是从这座码头上的岸，先囤积到三道街巷口的四座盐仓里，然后再陆陆续续批发给沿江各地的盐商，最终深入到千家万户灶台上的瓦罐里。这座早年盐务招商局的专用码头，也是鹊江边最大的一座码头。

从鹊江边沿青石台阶拾级而上，码头上有一座青石雕

琢的徽式牌楼，牌楼下蹲着两个青面獠牙的石狮，狮子的嘴里含着圆球，牌楼后面是一个青石铺就的广场，广场后边就是前后十三进的“盐务招商局”，后又改为“皖岸督销局”，厘金局设立的时候，也在这里办公。这座豪宅深院里，运盐、卖盐、管盐、收盐税，通吃统揽，富得流油，进去过的人都说，督销局总督的办公室里，不仅装有英国的手柄式电话，还铺了波斯地毯，里面雕梁画栋，极尽奢华。大通电报局 1881 年最初成立的时候就在厘金局的二楼，和悦洲最早用上电话的人都在这座院落里。

和悦洲盐务大清时是满人掌控，民国后则是国民政府钦点的要员在此把持。“一业带来百业兴”，历朝历代，谁掌控了盐业，谁就掌控了国计民生的命门，贩盐和贩毒是一样的暴利。和悦洲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盐业中枢的身份注定了它在安徽芜湖、安庆、蚌埠、大通这“四大商埠”中对国库的贡献最大，大清直至民国初，大通每年上交的税银 1200 万两，后来和悦洲成立了厘金局，开征的盐务厘金税，为大清国防和消灭太平军筹集军饷立下汗马功劳。

鹊江里流淌的不是江水，而是源源不断的真金白银。

(二)

在这个秋天早晨，和悦洲有足够的自信尽情渲染自己的繁荣与骄傲。

如果说和悦洲长江边大轮靠岸带来一时喧哗的话，那么和悦洲鹊江边则是从早到晚地响彻着喧哗与骚动，鹊江边有三个船码头，进出的商船和来往的渡船首尾相继，生生



老街上的居民

不息。一大早，大关口码头边，贩运盐粮、米油、柴炭、山货的船扎堆到岸，挑夫、纤夫、掮客、商贩们拥挤在码头上匆忙地卸货，排队等着靠岸的船在后面催命似的吆喝着“快点”！一些实在等不及的船就到下口清字巷码头靠岸了。

对于赶早市的小商贩们来说，和悦洲的早晨短暂而匆忙，不到一个时辰，刚收来的山货、刚采摘的滴着露珠的新鲜瓜菜，还有昨夜收网的鱼、虾、蟹、鳖就上岸了，街巷里被秋露浸得湿滑的石板街上，满街的鱼腥味勾兑着烧饼油条的焦香味还有酒坊里细若游丝的酒曲气味，五味杂陈，四处蔓延。随着鱼虾的摊档在街头巷尾不断延伸，鱼腥味逐渐占据上风，和悦洲的人要是早上出门闻不到鱼腥味的話，就会怀疑是不是走错了地方或身在异乡了。在“鱼虾不论钱”的和悦洲，秋天的螃蟹也便宜得惊人，“九月吃团（母蟹），十月吃尖（公蟹）”，正是母蟹黄多肉肥的季节，一块钱居然能买到六斤喷吐着白沫的母蟹，二道街的人都知道，利丰银楼的老板、升大钱庄的老板是江浙人，他们买螃蟹是整筐买，将螃蟹当菱角吃。和悦洲鱼虾实在太多，一年四季一天不断，春天的时候，青阳山里砍来的一斤鲜笋能换三斤鲃鱼。

太阳晒干了鱼腥味，街边早市散去。和悦洲三道街上

的洋行、商行、钱庄、银楼、绸庄、布店、米店、当铺、茶社、学校就正式开张了。赶完早市的小贩们从鼓胀的口袋里掏出钱，慷慨地买了一坨糯米饭包油条，先将胃里塞个结实，然后划着一叶小舟，从鹊江边翩然而去。第二天他们还会再来。

《新大通报》早上8点半就送到了洋行、商行和贸易货栈，而《大通日报》则要到9点才能送到，和悦洲地处江心，所有的公务和商务一般要到上午10点才会正式开始，这是和悦洲特有的工作时间表。似乎早已形成了默契，10点之前的这段日子，识文断字的职员们会泡上一杯茶，摊开飘着油墨香的报纸，坐在秋风浩荡的窗口，看窗外江面上白帆点点，江鸥尾随着帆船上下盘旋，他们的心情亦如江鸥一样悠然自得。当冒着黑烟的轮船声嘶力竭地冲过江面时，江鸥弹片一样飞散开了，这时临窗而坐的职员们就收回窗外的目光，开始讨论当天报纸上的话题，中日会不会开战，还有上海刚拍的有声电影《空谷兰》什么时候能在和悦洲三元楼茶苑放映，有人说看有声电影还是悦京剧院比茶馆好，声音不反弹，少数对文学感兴趣的人很怀念《鹊江日报》上的副刊，前些年连载的《水月缘》跟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因缘》有得一比，只可惜《鹊江日报》已经停刊了。

三街十三巷纵横交错，像一张网将和悦洲编织得井井有条，编织得牢不可破。茶楼一早就开门了，一些功德圆满或家境优越的老人喜欢喝早茶，他们喜欢扬州“早上皮包水（喝早茶），晚上水包皮（泡澡）”的优雅闲适的生活，在和悦洲住了好几代的祖居居民，他们边喝茶边陶醉于和